

列傳第三十八

魏書五十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
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
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麋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
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
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
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
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
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總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



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
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
東平太守章仇擲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
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
屯于下碣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
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
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
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
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
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梁
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
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
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
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
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
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
合永弃舡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
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
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

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
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
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舡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
徐州刺史張譙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
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
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譙及青州刺史沈文
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一歸命元表曰彭城倉
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弃
舡九百艘必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
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

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徙悉動不敢窺關
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
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
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
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
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
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
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
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
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

即以某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明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千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很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

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
舉費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
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
庶譊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
謂可然若慧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
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或復遣沈攸之吳禧公
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
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瘡瓦膝行
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

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愔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奔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潛領騎一千與張謨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兖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愔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賊要害之處分

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其會惡旌秣陵至於用
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
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
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
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勣等領衆三萬入
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
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
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
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
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

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
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
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
心二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
道成旣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
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摠攝諸軍以討之元討五
固賊桓和等之是年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
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可從十六年例降庶姓
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

之初奉律揔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
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
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
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
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戎兵多
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
負罪便忝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
斯戮又圍成子都將胡人王勅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
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

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
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
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
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
違冲志而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
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
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
曰夫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
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二老兄事五更所以明
孝悌於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

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稱
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
選朕既虛寡德謝曩詰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
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
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
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
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
旣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

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
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
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
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
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
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
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
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
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

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
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固祿然況
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
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
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
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
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
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
始勲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
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

贊王業天不遣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
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
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以殊殊禮給羽
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 紀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
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
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者
百司以羽急情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尋祿一周遷
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
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